※特　　載※

「近期西藏流亡政府與北京關係之發展」座談會會議記錄

開會時間：民國九十一年十二月十日（星期二）上午九時

開會地點：台北市徐州路五號中央聯合辦公大樓南棟十八樓第九會議室

主辦單位：蒙藏委員會、財團法人蒙藏基金會

主　　席：財團法人蒙藏基金會徐董事長正光　　紀錄：陳雅芳

出席人員：徐董事長正光、廖淑馨女士、鄭教授振煌、楊教授開煌、華立法委員美琴、周美里女士、孫教授子和、翁教授仕杰、徐科長榮松、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代表、錢委員兼主任秘書世英、陳委員式武、覺安慈仁委員、劉委員學兆、金研究員紹緒、覺嵋桑度研究員、鍾處長月豐、陳參事又新、王參事維芳、徐簡任秘書桂香、娥舟文茂科長。

壹、討論題綱：

一、本年西藏流亡政府與北京之接觸及其後續發展。（引言人：政治大學國關中心廖研究員淑馨）

二、國際因素對西藏流亡政府與北京關係之影響。（引言人：慧炬出版社鄭社長振煌）

三、西藏流亡政府與北京關係發展趨勢對兩岸關係之影響。（引言人：東華大學公行所楊教授開煌）

貳、討論與回應：

一、周女士美里：

(一)漢藏兩民族的隔閡是相當大的，藏族對漢人了解太少，而我們對藏族的了解亦太少。增進漢藏兩民族的了解，彼此尊重，才是最重要也是終極解決兩民族紛爭的方法。在了解西藏民族或達賴喇嘛時，不應該忘記宗教的因素，達賴喇嘛是一個實踐的佛教徒，無論是中道、對中國的看法，都是相當務實，而且理性的，他所說的承諾亦是相當真誠的，如果台灣仍有部分人士和中共採取一樣的說法、認定，一再的抹黑扭曲他的立場，對整體的利益是相當不利的。

(二)西藏問題與台灣問題不能類比，更不能相提並論。在國際視聽、觀感上，西藏問題主要是人道問題，國際政治運作的空間不多。但是，台灣問題必定是個高度政治性的問題，不能相提並論。台灣更不宜自身把這兩個問題連結在一起，中共依其政權的利益企圖連結這兩「獨」，但是，國際上並不一定接受這種邏輯及劃分法。因此，台灣本身更不必也不能把這兩個問題拉在一起，雖然同時面對中共的打壓，但是在國際上區隔台灣問題與西藏問題，不掉入中共的圈套，是我們必須特別注意的。

(三)中共及西藏的對話會繼續，但是西藏問題沒有解決的一天。西藏問題不可能得到最終的解決，除非中共政權出現改朝換代。因為，對中共而言，沒有什麼可以或必須讓步的，維持表面的和談，就可以在國際上製造和諧的假象，對中共而言，繼續談，是有利的。但是，和談不必然就會有結果，而對西藏而言，只要能繼續談，就多多少少能達到

一些中共在政策上的改善，例如保存語言、寺廟等等；對西藏流亡政府而言，是 NOTHINGTOLOSE,因為他們本來就什麼都沒有，能爭取一點是一點。所以，和談會繼續，但是不會有結果。

二、覺安慈仁委員：

(一)西藏問題基本上是民族問題，人權問題是其中一環，但中共當局始終把它看成是達賴喇嘛個人的問題。

(二)同樣在國際間由於達賴喇嘛個人的聲望與知名度，形成了一個 IMAGE 或印象那就是達賴喇嘛就等於西藏與藏族人民，在這種情況下，西藏流亡政府的存在與角色以及藏族人民的處境幾乎看不到，這個問題值得深思。

(三)西藏問題的核心在於藏族的傳統宗教、文化、語言、文字和漢族完全不同以及藏族人民對自己宗教、文化的認同與民族使命感，因此西藏的未來應以藏族人民的意識為主，這是藏族人民的權利也是民主的基本價值。

三、翁教授仕杰：

(一)請問楊教授：為什麼我們一定要把達賴流亡政府視為敵人，如您文章所說，達賴喇嘛的外交手段圓熟，我們要向他學習，那不是也應該視達賴喇嘛為可合作的對象，以增加台灣的籌碼嗎？再者，達賴喇嘛會出賣台灣的利益這種說法的證據何在？達賴喇嘛上次訪台自己說過，他不會出賣台灣也希望中國不要再提這個問題，流亡政府不會回應這個問題。

(二)根據流亡政府消息透露，流亡政府準備再派代表去北京，但要看中國

的反應，如果中國明年六月底對實質談判沒有反應，將會改變接觸政策，中止會談。

(三)在國際因素方面，要考慮歐盟和美國對中共的壓力。在二〇〇一年德國召開的支持西藏國際會議決議，中共若不跟達賴政策接觸，將要推動承認西藏流亡政府。還有九一一事件之後，西藏戰略地位的改變，也是考慮國際關係影響西藏議題的重要面向。

四、楊教授開煌：

(一)我個人絕對同意西藏問題基本上還是一個政治問題。

(二)至於目前海外流外組織的態度和立場，我想以首席噶倫桑東仁波切在接受美國之音記者專訪的講話原文來說明，他說：「北京的立場是，西藏是中國的一部份，必須保留在中國的版圖，對此我們表示贊同，所以說根本的分歧已經消除，我們要求像香港、澳門一樣在西藏實施內部自治。」（引自於今年七、八月西藏通訊第四〇期）此說法是否為達賴個人意見雖無從得知，但他是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倫代表流亡組織的立場應該是相當明確的。

(三)我是指我們不可能利用達賴來增加自己的籌碼，而不是要與他為敵。至於我猜測達賴出賣台灣有沒有證據，當然直接證據我絕對沒有，但是我們都知道（此一眾所皆知的事是否作為間接證據呢？可以思考），即是達賴上次去美國時曾有情報傳出他準備在美國公開宣佈同意中共所提之第二個條件。再退一步講，不論達賴方面如何，台灣自己總應該有這樣的警惕，如果你覺得人家絕對不會出賣你，認為達賴的利益、美國利益等同於台灣利益，則是十分危險。所以如果真正站在台灣這

邊，必然可以知道台灣絕對有跟美國、跟流亡組織不一樣的利益。當然我們都希望這些不發生，但不能不警惕，這就是我寫這篇文章最主要的看法。

五、鄭社長振煌：

(一)有關我的文章提到北京政府認為達賴喇嘛尋求西藏自治只是煙幕彈，骨子裡還是尋求西藏獨立。文章裡雖然指的是北京政府的論調，但如果就台灣的政治屬性來講，統派人士一定認為達賴喇嘛所追求的是西藏獨立，不論其說法為何，都會被解讀成西藏獨立；獨派人士支持西藏流亡政府，也是把它當成西藏獨立運動來支持，冀求從中得到籌碼來增加台獨的聲勢。所以台灣不論是獨派或統派，都把西藏自治的訴求解讀成西藏獨立的煙幕彈。但若就佛教徒來說，他們心甘情願歡迎達賴喇嘛在台的宗教活動，不喜歡牽扯到政治，只想領略藏傳佛教的精彩。

(二)達賴喇嘛不可能公開放棄西藏獨立，如果這麼宣示，一定會引起西藏人的反對。

六、廖研究員淑馨：

(一)西藏問題並非只是人道問題，如果能這麼簡單劃分西藏的問題，不會經過幾十年還在這邊。所以最主要還是看雙方，如果中共看待西藏的問題立場不變時，想要有任何改變，都不是外邊人可幫忙的。

(二)西藏問題確實是個民族問題。在台灣我們都是漢族人，還有人認為我們有族群的不同的問題。所以，這個問題在西藏產生，加上外邊人在看這個問題時，如果沒有好好解決，大家對於民族這個定義時，我相

信這問題不僅是牽涉到民族，當然最後就變成政治問題。所以回答了周女士的問題，西藏問題不只是人道的問題。

(三)至於西藏流亡政府怎樣爭取西藏民族文化的認同，正如同覺安委員所說，最好得到西藏人民、西藏民族對於民族文化的認同，特別是開放改革之後的西藏有許多問題，他面臨的就像是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文明對文化的衝擊，在其取捨之間一定有其困難之處。所以這個問題未能完完全全有一個明確的回答，也是流亡政府要爭取所謂的文化認同，在攻擊中共摧殘西藏文化的時候有他優勢的地方，那麼對於翁教授提到的對於明年的六、七月能不能再次會談的資料，我非常贊同，因為這就是有不確定性在裡邊，所以有很多的前提沒有改變的情形下，很多的不確定都存在的，謝謝。

七、覺安慈仁委員：

我剛講的重點是，達賴不主張西藏獨立跟要承認中共所提出的西藏是自古以來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部分，政治意涵是不一樣的。前面是屬於策略性，後面是立場的問題，我講的是後面的部分。後面的部分達賴不會輕易做任何合法性（legitmate）的宣示。如果這樣做宣示的話，對他的歷史地位會有很大的傷害，而且許多藏族人民不會同意。

八、周女士美里：

(一)我想澄清一下，我剛講的國際人道的問題，我的看法是我著重在說，我覺得西藏問題與台灣問題在國際上是不能類比的，不能類比的原因是因為在國際上大家對西藏的支持是來自於人道的支持，國際強權跟政治可利用的空間我覺得比台灣小很多，基本上它是一個人道的支

持，而產生一個感覺是，我不願意說是空洞的支持，但是那看起來是一個人道的支持，但是台灣問題是一個非常政治性的，國際強權可利用的空間是很大的。

(二)達賴喇嘛怎麼樣才能叫做是公開合法的宣示，既然桑東仁波切是一個首席噶倫，而且達賴喇嘛過去過去多次的言論，所以我剛剛提到這就是漢藏的隔閡。他多次言論不斷的宣示他的看法，或是西藏流亡政府的看法,那我們如果還認為它是分裂主義,那當然當中失去談判的空間。

九、翁教授仕杰：

我要澄清的是政治策略的思考。你對流亡政府的角色定位，及關係的確定，會影響你跟他交往所採行的實際策略。如果我們轉變為跟他是比較友好的，同時我們也要有另外的一種準備，萬一他受制於他內部的政治情勢，在一個壓力下他可能有所調整，所以這一切的思考當然是一切以台灣利益為出發點的。我認為這一點是任何台灣人，不論意識型態是統是獨，基本的立場都是如此，這也是回到組織方法上與基本上態度的差別。

十、孫教授子和：

(一)論者謂，達賴提出之「高度自治」為類似港澳之「一國兩制」。但港澳與西藏情況不同，中共採取何種類之「一國兩制」需要很高的智慧才能解決。也非短期內可達成。

(二)流亡政府組織與中共之談判為高層次之談判，是否注意到西藏境內外藏人之感受與期望。海內外藏人對流亡政府之信心有無變動？

(三)以達賴為首之流亡政府就內外情況而言，內部有與中共協商解決問題之急迫感，達賴光環消失，流亡政府尚有多少籌碼？外部加上印度假

如對流亡政府施壓，它將如何存在？西藏流亡政府之所以能存在於印度，而且與一般流亡政府不同的是它下面有那麼多人需要它照顧，有多少人呢？楊教授在他的附表裡提到有十萬人，我對這個數字還要請教楊教授十萬這個數字是不是還有點問題？我們知道一九五九年達賴流亡到印度去的時候，先後跟隨他到印度去的當時有十幾萬人，怎麼人越來越少？三十年過去應該增加一倍，最少到現在應該有三、四十萬或四、五十萬人，怎麼現在才有十萬人，這是怎麼回事呢？假使還有幾十萬人需要它照顧，而印度這邊說這方便恐怕不能給你了，那恐怕是很麻煩的了。一方面內部有達賴年齡上的急迫性，外部加上印度有變動，恐怕它就不能存在了。

十一、楊教授開煌：

感謝孫老師指出來那個有關流亡藏人十萬的統計依據，我想就是指在達蘭薩拉那個地方，不過我要再去查一下，這個我可能忽略了，其他的數據我也會去核實。各位有任何指教，我希望主辦單位都會傳給我，我會盡可能來修改這篇文章。（楊教授因要趕赴花蓮的飛機，故提前於十一時三十分離席）

十二、徐科長榮松：

(一)廖研究員的研析指出，中共與達賴之間的溝通過程出現嚴重互信不足的現象，可能影響雙方上談判桌的可能性。個人的淺見是，西藏問題的解決，是多面向與多途徑，非單一者所能簡化。不過，有一點可能是上談判桌前的主要前提，那就是雙方都共同面對同一、必須、立即解決的僵局，若有一方不認為必須解決或無急迫性，則難以進行談判。

互信與否似乎僅是雙方上談判桌的諸多考量之一，似乎不必將之視為先決條件。或許未來雙方為了「互信」問題而上談判桌，亦不無可能。

(二)關於鄭教授文中提及：「北京不能容忍西藏流亡政府的存在」。個人淺見補充：中央政府對地方分離活動之容忍度與相關決斷力有鬆有緊，而鬆或緊取決於客觀情勢、中央與地方力量的大小消長、國際同情與支持的變動、國內或國際軍事安全等種種因素的考量，而非單方面主觀上的不能容忍。或可說北京不願意容忍西藏流亡政府的存在，但目前北京政府的作法相當程度仍會受到國際因素的影響。

十三、陳參事又新：

(一)拉薩布達拉宮內有八座歷輩達賴喇嘛舍利塔，是達賴喇嘛未來的歸宿，第十四輩達賴喇嘛是否有考慮未來也歸命於布達拉宮？此一心理是否會影響中國與西藏流亡政府目前雙方所進行的策略。再從歷輩達賴喇嘛而言，有二位（第三、六輩）達賴客逝他鄉；有二位（第七、十三輩）出亡後又返回西藏，皆能有所貢獻；這一輩達賴似乎更能超越前賢，而真正的舞台是在西藏。

(二)達賴四次到蒙古訪問，除了宗教因素外（因為台灣之藏傳佛教信徒比蒙古多，且虔誠，為何不常來台訪問），可見達賴多次赴蒙古是更有其他深層意義，其中之一就是在一九一三年蒙古正式公開承認西藏是一個獨立國家，這是至今國際社會所沒有承認的事，這也說明了具有政教合一一千年以上的西藏，對政教運用之妙，自非外界得以完全瞭解其真正目的之道理。外界似應從宗教面與政治面等各個角度來觀察，也應該給予身兼宗教與政治價值衝突環境下的達賴喇嘛高度的肯定。

(三)中國將處理西藏與台灣問題的行政單位是一起放在中央統戰部第二局來處理，我們如何將之脫勾，似有賴大家的智慧。再者，中國申辦奧運成功，全國似乎有一股二〇〇八年提升國家力量的期待，各方面皆朝此目標前進，而進行中的青藏鐵路預計於二〇〇六年完成，到時西藏自治區與大陸各地的社會流動（包括宗教、文化、經濟、人口等）將更加快速，西藏也將面臨翻天覆地的改變，對此情形或未來的變化，相信會深深影響西藏流亡政府與中國間的關係，不知雙方如何因應，關係會如何變化，都有待密切觀察。

十四、翁教授仕杰：

我針對鄭教授資料中所講的印、俄、中成立軸心聯盟的問題，這部分可能有在進行，但是印度的態度如同鄭教授所說並未表態，這對印度來說是一很難的抉擇。據說（覺安委員也清楚）在中印的山區有七千個藏人是被納入印度軍隊的，雖然他們效忠達賴，這些對印度來說是維護中印邊界一個很主要的軍力，因為西藏人能適應高山氣候。所以印度在此是不是會因為與中國結盟之後，而改變其對流亡政府的支持，我覺得這裡面有很複雜的因素，我只是想提出這一點，可能印度人無法鎖住邊界，而國防上的問題可能是將來他要考慮的很大重點。

十五、周女士美里：

達賴喇嘛的代表性問題：達賴喇嘛作為西藏人民領袖地位，是至今難以動搖的。中共政權曾經試圖撼動過，但是經過了半世紀，中共政權終於認清了：(一)達賴喇嘛對西藏人民的影響力，無論是西藏內部或外部，都是無法取代的。(二)流亡政府終於說服了中共，只有在達賴喇嘛在世的時

候，解決西藏問題，才是明智之舉。因為縱使百般不願意，西藏人民仍會服膺達賴喇嘛的號召，堅持非暴力及不獨立的原則。一旦這個局勢不在，西藏人民群龍無首，只會增加問題的複雜度及不可確定性。由於過去中共對西藏問題都是採取拖延的原則，認為時間會解決一切，但是，現在中共亦慢慢能理解，達賴喇嘛對西藏人的影響力，至今仍相當有力，西藏千年的歷史傳統精神，並無法一時消散。承認達賴喇嘛是談判的對象，是中共及西藏第二次會談最重要的成就之一。

十六、廖研究員淑馨：

(一)我非常贊成孫教授所提到這個談判不能用中共中央與流亡政府。要是中共中央作了決定，而西藏內部的人不贊成，那還是有意見。我有一個想法，現在海內外藏人對於他們的民族、文化宗教信仰等一切通通是認同的，可不可以在跟中央高層談之前讓他們海內外的藏人自己先有一個接觸，這次四位海外藏人到西藏時，跟不少的現在在位的藏人談，但表示未跟老百姓談，那這就非常奧妙了。一個既有利益的團體，然後要跟他們談的這個過程，我相信分歧不只是漢藏之間可以看到的分歧。在兩方面形勢還是有大落差時，中共是否願意將西藏問題單純當作是宗教問題來處理，將會影響達賴的未來問題。

(二)對於徐科長提到互不互信的問題，我之所以提到互信，過去幾乎在八九年能夠到台面上來談了，但是後來為什麼破裂，之間就是你所提出的東西，我沒有照做，為什麼我不照做，因為我怕沒有外國人在場你把我吃掉了怎麼辦，這些東西我想因為他們兩方面的形勢可能是有某個程度太大的落差，在此情形下，互信還是非常重要的。

(三)陳參事提到的達賴喇嘛靈骨塔問題，我沒有研究。但是中共是否願意將西藏問題單純當作是宗教問題來處理，也將影響達賴的未來問題。

十七、鄭社長振煌：

(一)這世達賴說他寧願只當西藏的宗教領袖，不願當政治領袖。我相信在他心中一定有強烈的願望，希望他死後靈骨能被供奉在布達拉宮，但是這點中共不太可能答應，因為這樣會凝聚西藏人的向心力。

(二)達賴喇嘛訪問蒙古，是不是因為蒙古在一九一三年承認西藏是獨立的國家？達賴喇嘛在表面上不曾提到這點，至少他公開的說詞是去弘揚西藏佛教。

十八、覺安慈仁委員：

我沒有說達賴喇嘛不代表西藏及西藏人民，但是達賴與西藏及藏族人民劃上等號不一樣。我想這邏輯上是很清楚的。

參、主持人結語：

感謝三位引言人精闢的分析及各位熱烈的討論。我想蒙藏委員會與基金會能繼續合作此類座談會應是滿有意義的。我想就今天的座談會提供我個人的兩點意見：

(一)過去我們談西藏問題或西藏流亡政府問題，將距離感拉的太近，總是覺得跟我們關係非常密切，因而常陷入從中國架構或是從統治權的觀點來看問題；所以未來我們在看西藏流亡政府的問題，怎麼樣拉開一點距離，從比較客觀或超然的立場來看這個問題，恐怕是很必要的。對於西藏流亡政府或西藏人民的未來，我們應該繼續抱持和平、人道

的觀點來關懷，而不是用中共統治權的觀點來看這個問題，我想這應該是值得大家思考的。

(二)中共將台灣問題與西藏問題拉在一起，這是很高明的政治策略。台灣和西藏在許多方面不論是歷史的課題或現實的挑戰，都是極為不同的。所以，以後我們討論問題，恐怕要把兩者分開來討論，台灣要走台灣的路，西藏要走西藏的路，這兩者絕對不能混在一起。混在一起就會讓我們的思維落入到政治的圈套裡面去，反而看不到問題的真相。這些意見提供各位參考，謝謝大家。

肆、散會